

革命情写满战斗篇

王天瑞

《超越血缘有大爱》，这篇用散文笔法写成的7000多字的革命红色记忆，2021年12月20日在《周口日报》《周口晚报》发表后，很快被《党政干部论坛》等纸质媒体和很多网站转载。于是，革命老区郸城抚养两位革命后代的故事，迅速被全国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熟知和传颂。

做父母的都知道，父子父女情、母子母女情其实就是骨肉情，因为儿女都是父亲母亲的连心肉。在那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很多有志之士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尽管不忍和不舍，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抛下骨肉情甚至割断骨肉情。有一对夫妻就是榜样。共产党员冯登紫，河南息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7年转战豫东，任亳县县长，每天都要指挥战斗。他的妻子周荣涛，安徽泗县人，任小区区长，每天都要与敌人作战，时刻都会转移战场和阵地。当时，他们的大儿子冯光两岁，二儿子冯光明出生不久。要带着两个尚小的孩子行军打仗，很是拖累部队，于是，他们不但抛了家，还要舍子，在行军途中，把大儿子冯光放在路边，盼有好心人捡走抚养。后来，被小区队员发现，认出是冯光，又把他抱了回来。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冯登紫和周荣涛商量后决定，把大儿子冯光交由小周庄（现属郸城县白马镇）贫农周德祥抚养，把二儿子冯光

明交由罗张庄（现属郸城县南丰镇）贫农张允增抚养。这是责任，也是重托。试想，当父亲母亲把亲生儿女抛下的那一刻是什么滋味？当父亲母亲与亲生儿女割断骨肉情的那一刻是什么滋味？冯登紫和周荣涛遥望火花交迸的战场，又大踏步走向前方！

不用说明也可以知道，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拉锯”年代，为共产党人抚养后代是要担当风险的啊！是会招致灾祸的啊！而我们的贫苦群众，与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生死情，当然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周德祥明面是乡村卖货郎，背里却是地下交通员，为党传递情报。他教育儿女说，咱家姓周，冯光妈也姓周，是你们的亲姑哩，冯光住咱家，就是外甥住舅家，你们吃饭穿衣都要偏爱小弟弟。不过，大多时候，周德祥为防意外，都是一头挑着针头线脑，一头挑着冯光游走四方。正如《超越血缘有大爱》中所说：“那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周德祥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用做小生意赚来的钱，买烧饼给冯光吃。冬天冷，他把买来的烧饼或馍，揣在怀里暖热，给冯光吃。”“周德祥的货郎挑子，一头挑的是生活和责任，一头挑的是革命和事业。他用大爱编织的革命摇篮，呵护着孩子一天天成长。”一天，有人向地主联防队告密，说周德祥家窝藏“小八

路”。闻讯，周德祥带着冯光躲了出去。敌人抓住周德祥的大女儿周占勤，吊到树上毒打，问“小八路”藏哪儿去了？周占勤不说一句话。母亲疼在心头。她有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宝贝女儿，便把与冯光同岁的小儿子周占宾交了出来，说，别打俺闺女了，这个“小八路”给你们吧！两岁多的小占宾哭得死去活来。联防队觉得，这个两岁多的孩子不可能是“小八路”，只好作罢。和哥哥冯光一样，冯光明在寄养期间，同样遇到很多危险。每当地主联防队来查访，养父母就把他藏起来。为保护冯光明，养父张允增和养母杨素民都遭到过敌人的吊打，以致张允增的腿被打残疾，走路都很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光、冯光明先后回到父母身边，又相继参军入伍。冯光还晋升为师级领导干部。他们复员后，都在省直机关工作，即便退休，仍在发光发热，为社会做着贡献。因为，他们不忘来时路，他们知道感恩情、报恩情。平时，冯登紫和周荣涛老人，经常教育儿子：“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你们的命是郸城老百姓保出来的。”“艰苦岁月里，他们能够活下来，不是命大，而是群众的保护和关爱。”“不能忘了曾帮助你们的那些善良人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们要尽力去帮助他们……”冯

光明与娘——杨素民有一张合影。他一身戎装，站在娘后，娘幸福满满。照片背面写着四个字：“恩情如海”。想想吧，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那么如海之恩怎么相报呢？在旧社会，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苦受难，现在冯光明长大了，有能力保护娘了。1972年，他回罗张村看娘，全村人欢声笑语，都说：“冯光明长得像娘！”因为，他是吃着娘的奶水长大的啊！1996年，娘去世，冯光明携全家老小、披麻戴孝，为娘送终。送葬路上，他痛哭流涕，几步一磕头，谢爹爹娘谢乡亲……同样，冯光虽是师级领导干部，在养母面前却仍是孝子。他退休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小周庄看望家人，到周家祖坟进行祭拜，表达感恩之情，寄托哀思之苦。他和弟弟冯光明，要用一生的忠诚，感恩报恩郸城的父老乡亲！

革命老区郸城抚养两位革命后代的故事，从解放战争一直传颂到今天，不但传遍了郸城，传遍了周口，传遍了河南，甚至传遍了全国。我想摘抄《超越血缘有大爱》采访札记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战争年代，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出生入死，人民群众为革命后代舍生忘死，感人故事的背后，需要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凝聚磅礴力量，奋力续写党群、干群鱼水情深新篇章。”

《周口红色记忆》捐赠市图书馆

本报讯（记者 姬慧洋 王吉城）2月18日，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将40册《周口红色记忆》捐赠给周口市图书馆，希望通过图书馆开放的平台让更多市民了解我市光荣的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周口红色记忆》是一部以故事形式生动反映周口革命历史的新闻作品集，由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周口红色记忆》采访团队历时三年写成，全文35万字，2021年12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捐赠仪式上，市图书馆向周口报业传媒集团颁发收藏证书。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市的知名作家、西华县老促会的党史专家、扶沟县姜鸿启纪念馆的讲解者，就如何讲好周口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周口红色记忆》是一部新闻和文学紧密融合的作

品集，新闻策划与党中央的部署是一致的、与形势发展是一致的、与群众的需求是一致的，应该持续挖掘红色资源，讲好周口红色故事。”知名作家王天瑞说。“我对《周口红色记忆》进行了仔细研读，创作者通过温暖的文字、鲜活的事实刻画了共产党人朴实的革命情怀和炙热的革命信仰。”市关帝庙民俗博物馆馆长李佳说。西华县老促会副秘书长王保清、何建华一致认为，《周口红色记忆》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可读性强，用故事讲述周口红色历史，传播效果非常好。

文艺动态

茶(外一首)

苏小七

红尘里修行
心里的清香越来越浓
你在时光里打坐
只为和一杯水相遇
年少时
我亭亭玉立
在你的目光下
欢天喜地
日落时
你错过了回家的路
成了那个夏天的神伤
30年后
以一杯水的回眸
让我浴火重生
在你的柔情里
奋不顾身开放
岁月清洗内心
午后的时光
沿清香的方向
走向校园
为了把最好的给你
升腾的雾气里
你的耳语
白云般仙气飘飘
轻歌曼舞
在冬的寒冷里
正好借一杯茶的光亮
让爱乐响起
为了一生的期许
在你怀里一展芳华
只为你盛大的等待

留白
阳光以爵士乐的节奏
敲打湖面
如猫的小憩
咖啡的苦涩
远远的传来
灵魂的香气
象牙塔的留白
没能诗意成行
有的是岁月
抽打后的荒凉
嘴角上扬的瞬间
生活的礼花
迸出天空的湛蓝
星星不语
看尽
巫师睫毛后面的凄苦
你站在原野的最高处
放低自己
云层里
谁能读懂你
平静表情下
隐藏的波澜
或许
爱恋是一场漫长的修炼
心事经梵音的暴晒
才有了阳光的味道
在你眼里
天与湖
只隔一片云的距离
却遥远像冰河世纪

致敬（外一首）

王伟

致敬春天
致敬第一缕春风
致敬第一场春雨
致敬第一声鸟鸣
致敬第一朵花开
致敬运动员
致敬那些拼搏的身影
致敬那些夺冠的瞬间
致敬祖国
致敬岁月静好的人间
致敬只此青绿的山河

那一抹青绿
是流动的唐诗
是婉约的宋词
轻盈 曼妙 灵动
如梦如幻 如乐如歌
是一幅纯净的山水画卷
如霹雳 如闪电
舞动日月乾坤
气吞万里如虎
那一抹青绿
是来自周口的骄傲
是未来环保的承诺

夜读《王猛仁诗选》抒怀

樊清周

冬夜乍暖还寒
子时的小城像按了暂停键
静谧无声
只有星星、路灯眨眼
她们望着我
似有不解之缘
此时 我捧着《王猛仁诗选》
白天的浏览
成就了三更的贪婪
瞬间 我飘飘欲仙
诗中有跌宕起伏
又多平和、自然
她带着我
一会儿飞入龙潭
一会儿穿越千年

我似看到了
古老的森林 海水的波澜
她像一曲曲春之歌
万物复苏 百花烂漫
海岸 阳光 沙滩
娇艳的花篮 扬帆的小船
我多想献给您
一条洁白的哈达
一个甜甜的雪莲
还有那
家乡的五彩花环
更想做的是
镶嵌入志 流芳千年
饕餮珍馐细品赏
思绪飞跃夜无眠

随笔

我与“百镇居”

郭亚东

“百镇居”是我的书斋名。
辛丑岁首，海涛弟送我一对镇尺，说是柘桑木的。我检索相关资料，始知：柘桑又名黄金木。农人称其为埧针树，与洋槐相像，多刺，多生于荒野坟茔。
王维曾有诗云：“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垂昼关。”算是比较高雅的一种树吧，就连它的名字，都满满诗意，浓郁得如黏稠老酒，令人饮之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这种树现在存世的不多，为灰褐色皮，植株有长刺，叶子可喂蚕，有农人将其植于田间地头菜园作为篱笆墙，能挡猪鸡狗之流。其木生长缓慢，木质坚硬，木心金黄，是贵重木料，常与桑并称为

“桑柘”，有南檀北柘之誉。据说，还可提取赤黄色染料，古代用以染制皇帝的龙袍。

大概是心有所念，六月天的一个午后，我卧榻而眠进入黑甜之乡，遂见百对镇尺亮在眼前，甚是欢喜。

我们年复一年地行走在熟悉或陌生的天地之间，每次都怀着追求新知的梦想。

作家三毛说，今日的事情，尽心、尽意、尽力去做了，无论成绩如何，都应该高高兴兴地上床恬睡。我是个爱写写画画的人，年轻时就爱写写画画，期望将来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写手。爱上书画兼爱文房用器的镇尺，算是爱屋及乌吧。当然，能坚持到今天只

是喜欢，不打算据此安身立命。

七月流火，热气袭人。我从省城医院出来旋赴开封九鼎雅园风雨楼拜谒李逸野老师。老师年迈，九十三岁了，依然精神矍铄，能书能画。李老乃重庆人，早岁求学并参军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任过新华社记者。1956年在《开封日报》工作。中年开始习字，尤以草书称著书坛，我十分欣赏老师的诗文墨迹。

客居北京的书法家刘正成，亦是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总编。刘先生不吝笔墨对李逸野的书法大加赞赏。写道：“当代高手，书坛隐逸，书品不群，草书入圣。”我将此告于先生，先生笑了笑，权作回答。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忽然明白了古人宠辱不惊的真谛了。李逸野其人其事，书界坊间，在河南乃至全国有不少传说和故事，孰真孰假，说好说坏，不一而是，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其人性情耿介，多言为心声，开罪一些人是真，并由此招来了攻讦和谩骂，对此，先生常常一笑了之。

我向先生索题“百镇居”仁字用作新书斋名以纪念，并给自己壮胆。

踏进生活的河流，聆听岁月的歌。有人说，人生是一次旅程，见过的和经历过的都不应忘记。先前用过的素斋、简斋等继续作数。从今天起改用“百镇居”。

暗香浮动

史学杰

尘，只有香如故。”梅花凋谢飘零后，被车马碾为尘土，可谓凄凉孤苦之极。然而一句“只有香如故”，道出了梅花的坚贞无私。这种精神气质其实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无意争名斗宠，愿为收复故土而献出生命。

梅花香味清幽幽雅，别有神韵，被称为暗香。梅花的这个代称，源于北宋隐逸诗人林逋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因此梅花又叫暗香疏影。林逋一生有三个爱好：诗、梅、鹤。他觉得梅花高雅，傲霜斗雪，和自己的性格很像，于是在西湖旁的小孤山盖了几间茅屋隐居起来，在房前屋后，遍植梅树。待到寒冬腊月，置身梅林，观赏着梅的清姿瘦影，阵阵幽香袭来，沁入心脾，令他十分陶醉。林逋虽以学识渊博闻名于世，但他不慕名利，终生以植梅养鹤为乐，人谓“梅妻鹤子”。

梅花清冷洁净，如雪般不染瑕疵。辛弃疾赞曰：“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短短十个字，梅花不肯流俗、洁身自好的气韵跃然而出。因为梅花承寄了崇清尚洁的寓意，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寿宁做知县时，曾以梅示廉。寿宁是个“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的贫穷小县，已到花甲之年的冯梦龙到任后，把清正廉洁的前辈知县戴镗作为学习的楷模，不畏苦寒、勤于任事。他为戴镗在任时于一株老梅树下所建的戴清亭赋诗，其中有“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句，表达自己的廉洁之志。冯梦龙在寿宁任上四年，如老梅般不染尘污，留下了“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元代王冕的这句咏梅诗，赞美了梅花不求人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

德。王冕一生种梅、画梅，并自取斋号“梅花屋主”，他写这句诗其实是借梅花表达自己不向世俗献媚的人生态度，以及无私无欲的高尚情操。

梅花留清气，留下的不仅是清香、清雅、清高、清廉，还有清清爽爽的朋友关系。据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载：陆凯与范曄关系很好，但两人远隔千里，难以聚首，只能凭驿使往来互致问候。陆凯自江南寄梅花一枝到长安与范曄，并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因为梅花报春，“一枝春”是借代的手法，用梅花绽放象征春天的来临。诗中，两人的情谊没有掺杂世俗物欲，全凝聚在小小的一枝梅花上，与“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清新自然、返璞归真的朋友之情，成就了一段君子之交的佳话。

记忆深处

梦里与你相见

瑶瑶

昨夜终于见到我的母亲。
梦里的母亲，苍老的容颜，亲切的笑声，还是那个样子。看见她的腿能走路了，我十分欢喜。

两年前的腊八节，母亲还住在我家。犹记得她当时喝粥的模样，坐在沙发上，一手端着碗，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好像在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一年要比一年好”。最后一个好好像是哪段戏里的词儿，我听着觉得好笑。吃过饭我就坐在母亲旁边，听她讲讲以前的事，以及她的小时候。我坐在一旁不言语，默默注视着她混浊的眼睛慢慢放出光彩。

母亲很注重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冬至吃饺子，腊八节要喝腊八粥，我们家过每一个节日都很隆重。每年的腊八节，头天晚上母亲就会早早把第二天做腊八粥的材料——准备好。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把提前准备好的江米、核桃仁、莲子、红枣、桂圆等八种食材放在一起，用火文熬制，整间房里氤氲着热气，温暖而香甜。娘小小的身影在灶台边变得影影绰绰，定格成腊八节永远的记忆。

娘常说，她小时候家里穷，腊八节能喝上一碗稠稠的稀饭就不错了。我小

时候，家里烧的是地锅，带风箱的那种。大姐十几岁就进工厂工作，常年不在家，我和二姐就帮母亲烧火。实际上，烧火的活儿都是二姐干，我就是坐在旁边烤火来着。热气腾腾的腊八粥被端上我们家的四方桌，东边的位置是老父亲坐的，其次是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挨个坐好。一家人坐在一起喝着软糯香甜的腊八粥，说说笑笑真热闹！

两年没见我的母亲，每天都盼望着能与她梦里相见，却始终没见她的影儿。她走的时候腿还不能走路，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她的腿治好……听见

她喊我的乳名，我加快脚步奔向母亲。多想再叫声娘。好久没听到自己叫那声“娘”，熟悉而又陌生。远远地看见母亲站在那里，还是穿着临走时我给她买的那身新衣服，挂着我给她买的拐杖。她蹒跚着走向我，可是我怎么也走不到母亲跟前，眼见她离我越来越远，我着急伸手去拉，却拉不住母亲的手，真想再投进她温暖的怀抱，可这条路那么长！眼睁睁望着母亲慢慢消失在我视线里，我在流泪的绝望中满足。是的，两年未见，能远远地看上一眼也算满足了！真的很想念你，母亲！

